

# 不久前济南发现全国最大的元代砖雕壁画墓，墓主人来头可不小 成吉思汗见到这位济南猛人都说“牛”

□魏新

前不久，在济南历城区凤凰路附近雪山万科城A13地块，发现了全国最大的元代砖雕壁画墓。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前院长李铭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我们初步断定这是张荣的墓葬。”这位张荣死后被追封为济南王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猛人”。到底有多猛？听我慢慢说。

这个叫张荣的济南人，若早生四十年，命运或许大不一样。

比如，那位比张荣大四十一岁的同乡辛弃疾，祖父因“累于族众”，无法随宋室南下，只能仕于金国。但是，那颗宋朝的心，随着祖父的信念一直传给了他。当祖父带着他一次次“登高望远，指画山河”时，他就立下了报国雪耻的远大志向。等到二十一岁，他聚集了两千人马，加入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，与金国作战两年，二十三岁，投了南宋朝廷。

同样生在历城县，张荣没见过辛弃疾。或许，他的父亲能和辛弃疾有些交集。史料记载，张荣的父亲叫张衍，以周济困急称于乡里。按说，张衍的年纪应该比辛弃疾也小，张家和辛家是否有交集，无从考证，但在一个历城县，辛弃疾的事迹，张荣一定是听说过的。辛弃疾南下，也不过是张荣出生前不到二十年的事情。

那是公元1161年，冬天，金朝的第四位皇帝完颜亮率大军南下，准备一举灭掉南宋。完颜亮下了死命令：“三日渡江不得，将随军大臣尽行处斩。”严酷的军令激起兵变，在自己的军帐内，完颜亮中了一箭，接着被叛将缢杀。金元气大伤的次年，辛弃疾南下，与南宋朝廷联络，归来途中，听到自己的义军首领被叛徒张安国所杀、部队溃散的消息，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，把叛徒擒拿，带回建康。

完颜亮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，但他诗词水准颇高，雄浑遒劲，气象恢弘，上承苏轼、黄庭坚等人，下启蔡珪、辛弃疾。其雄霸之气非凡，人所能企及。“龙潜匿隐沧波，且与虾蟆作混合。等待一朝头角就，撼摇霹雳震山河。”

接替完颜亮的，可以说是金朝最优秀的一个皇帝完颜雍，他执政期间，通过与南宋和谈，为金朝争取了和平发展的契机，金国人口二十年间从三百多万猛增至六百七十余万，“家给人足，仓库有余”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大定之治”，其本人也被称为“小尧舜”。

张荣就出生在这个时期，应该有一个富裕优渥的童年，同时代的济南文人王绘，也在诗句中抒发过自己的好心情：“梧叶重胜迎日露，荞麦薄厚护霜云。”可惜，在张荣八岁时，完颜雍去世，金朝的黄金时代过去了。

有时，我会感慨我们这代人，经历过童年的贫瘠，又赶上了一个跨越发展的大时代，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正因于此，也很难理解，甚至不愿去想象，一个拥有美好童年的人，当他历经沧桑，发现时代非但没有进步，日子还一年不如一年，会是怎样的心态？

张荣，就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。

人没有办法改变时代。就算是刘邦、朱元璋这样的人生逆袭，也不可能让他们的时代出现相对论，发明互联网。但时代可以成就人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，都会有人在风云际会中脱颖而出。

那个时代，造就了猛人张荣。

## 二

张荣猛到什么程度？《元史》记载，年轻时，他曾有一段军旅生涯，一次战斗中，他被箭射到了脸上，没有办法直接拔出来。于是，他让人用脚抵着自己的额头，把连着血肉的箭，生生拽出来，整个过程，他神色自若。

这个故事难免没有夸张，即



疑似张荣墓地现场。

使他在剧痛的时刻面不改色，也有可能是被满脸的鲜血遮住了痛苦的表情。但，毫无疑问的是，这件事让他有了巨大的名声和值得信赖的资本。后来，在群盗蜂起的山东，张荣以乡民为基础，拉起了一支队伍，率领众人上了黉堂岭。

黉堂岭的具体位置，今天有诸多说法。据说东汉大学者郑玄曾在此著书立说，宋代的范仲淹也曾在这里生活。因为名气甚大，所以，就连不同年代的《章丘县志》，说法都截然不同。

明代至清乾隆年间的《章丘县志》认为“黉堂岭”位于棱庄以东、黉山前村以北，是一处高峻的山岭。而自道光《章丘县志》开始，以后的史料记载都认为“黉堂岭”位于石龙庵以西、东皋村以东，是一处不起眼的小土阜。

张荣所在的黉堂岭，应该像元代李裕的诗中所写：“危峰茂草木，险径蚀苔藓。方踰重岭高，又涉清溪浅。”否则，他很难以此为根据地，占据了章丘、邹平、济阳、长山、辛市、蒲台、新城及淄州之地，不管是金兵还是蒙古部队，都拿他没有办法。

彼时的金朝，最大的威胁并非此起彼伏的民变，而是蒙古人的铁骑。公元1226年，蒙古人即将灭掉西夏，成吉思汗临终前定下“联宋灭金”的战略。这个战略对于南宋王朝来说，就像当初联金灭辽一样，为后来的加速亡国埋下了伏笔。对于张荣来说，也面临着一个充满矛盾的选择。

从民族大义上来看，他也许应该像曾经的同乡辛弃疾那样南投宋室，然而，他一定知道辛弃疾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其实止于投宋，然后一直不得重用，郁郁而终。传说十九年前，辛弃疾临终前还大呼杀贼，但那颗热血澎湃的心或许已经凉透了。据说，辛弃疾身故之后，仅留下生平诗词、奏议、杂著、书集，也没有留下余财给子女，只是嘱咐孩子们：自己不像陆游那样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，不过“万事云烟忽过，一身蒲柳先衰。而今何事最相宜，宜醉宜游宜睡”。你们好好生活，“早趁催科了纳，更量出入收支。乃翁依旧管些儿，管竹管山管水”。

张荣没什么文才，论武功，却比辛弃疾逊色。他的理想，不像辛弃疾那样“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”，而是早早就照进了现实，对他来说，“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”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所以，划地割据多年，当蒙古大军攻克东平府、顺天府，几乎占了整个山东的时候，张荣归顺了蒙古人。

通过引见，他见到了成吉思汗。

成吉思汗嫌他归附太晚。

张荣很实在，说：“地广人稠的山东都归了您，我没有办法继续独立，也没有倚恃，否则，仍然不会归附。”

成吉思汗喜欢张荣这样的性格，让他走近，抚摸着他的背，说：“真寨因拔都儿也。”

不知道张荣是否能听懂，成吉思汗的意思就是：“这哥们，牛！”

成吉思汗给张荣封了官职：“授金紫光禄大夫、山东行尚书省，兼兵马元帅，知济南府事。”张荣也终于有了一方诸侯的名分。这个名分，身心俱疲的金朝不会给，纸醉金迷的南宋也不会给，能够被一代天骄赏识，张荣还是幸运的，尽管，他身上流淌的是汉人的血液。

在知济南府事期间，张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禁止盗墓。“时贸易用银，民争发墓劫取，荣下令禁绝。”那时，他不知道，自己的墓，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多次被盗，直到2022年，在济南被无意中发现。

## 三

张荣的墓，已经不是第一次“被发现”了。

2005年，济钢一工地施工时，突然挖出一些石雕人像、墓碑等元代古物，其中的一个碑帽上，有篆体书写的“张公之墓忠显校尉”八个字，据考古人员介绍，极有可能与张荣有关。

2017年，济南历城区唐冶街道原章灵二村东北部龙骨山发现一座古墓，当时认为是张荣的墓，后经过发掘，确认此墓年代更早，并非张荣之墓。

这一次是在2022年，在济南历城区凤凰路附近的雪山万科城A13地块，发现了全国最大的元代砖雕壁画墓。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前院长李铭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我们初步断定这是张荣的墓葬。”

因为这座墓被盗掘过，目前还没有办法认定张荣是万科的“老业主”，文物保护部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，工地现场封闭，我们不必打扰，可静候佳音。

和张荣不同，他尽管和蒙古人进行了政治联姻，但一直“恫疑虚喝，挟敌国以要朝廷，而自为完缮益兵计”。公元1262年，李璮出兵济南，这时的张荣已经八十二岁了，守济南城的是张荣的孙儿张宏，因兵力不过千，张宏带着爷爷张荣弃城出奔，途中遇到元军，遂充前锋回攻济南。

几方重围中，李璮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，先“取城中女子赏将士，以悦其心”。以后粮饷日渐不支，又“分军就食民家，发其盖藏以继”。直至粮尽力竭，城破之日，他手刃爱妾，乘舟跳了大明湖。

李璮的结局有些黑色幽默。那天，大明湖并未接收他这个不安的生命，水浅，李璮未死，又被元军抓获。因为弃信背盟，他被砍去两臂，次除两足，开食心肝，割其肉，方才斩首。

原本，李璮占领济南时，盼着北方的汉人世侯能够响应，共抗元军。但那时的北方，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已然淡漠。历时近六年的襄阳大战即将开场，宋军里没有会降龙十八掌的郭靖，更没有神雕大侠，终因孤城无援而失陷，被元军打通了南下的重要通道。再过六年，就是那场灭亡南宋的崖山海战，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，汉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。“海角崖山一线斜，从今也不属中华。”

张荣没有看到这一切。他也不像辛弃疾那样倔强，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，六十一岁时，他乞致仕，皇帝不许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，授张荣济南路万户，封为济南公，才允许他告老还乡。

## 五

张荣很长寿，活了八十三岁。公元1263年，张荣病逝，追封“济南王”，谥号“忠襄”。

他的七个儿子，四十个孙子都享其荫佑，有的在济南袭爵位，有的在各地做官。

在济南养老时，张荣营造了一处府邸，就在今天的珍珠泉，修建了著名的白云楼。这座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建筑，存在了一两百年，直到明代，还有诗句云：“白云楼下水溶溶，滴滴泉珠映日红。渊客泣来无觅处，恐随流水入龙宫。”

张荣死后的第七年，寒食节前后，张养浩在济南历城县出生，尽管同姓张，张养浩的祖父也曾有过一段戎马生涯，但也无从考证和张荣的交集。

公元1288年，十九岁的张养浩登上白云楼，作《白云楼赋》。文章写成后，人们争相传抄，山东按察使看到，眼睛为之一亮，破例接见了张养浩，并推荐他做了东平学正，从此，张养浩正式走上仕途。

“又疑大鹏九万失羊角，踞兹胜境而不去兮。翼截华鹊之烟雨，背摩霄汉之日星。”华丽的辞藻，豪迈的气概，在这个天才少年的笔下淋漓尽致。对张荣的功绩，他也充满了崇拜：“忆昔我公分符握节尹东土，声名遐迩流芳馨……惜余才疏生晚后，机会不及奋笔为拟燕然铭。”

那时的张养浩意气风发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才明白：“千古转头归灭亡。功，也不久长，名，也不久长。”

这一点，张荣早看透了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刘燕